

最后一公里

□李小云

——

这次,他准备长期住下来,与乡亲们朝夕相处,与何家岩同呼吸。在朝阳中倾听菖蒲盖下每一株稻谷拔节的声音;在晚霞里感受“共富乡村”每一朵花开的幸福,像儿时一样。他,叫何邦飞。

何邦飞,土生土长的何家岩人。现任辽宁省重庆商会党支部书记兼执行会长、沈阳德信伟邦木业集团董事长。

从接到家乡领导电话的那一天开始,他无时无刻不期盼着能回乡创业,但他也焦虑、纠结。拥有 300 多名员工的企业——德信伟邦木业集团的管理工作,辽宁省重庆商会的党建工作,怎样才能得到合理地安排?但是浓浓的情乡和千载难逢的机遇,像牵引风筝的线,始终拉扯着他。权衡再三,他带着满腔热忱,带着当初没带领乡亲们共同富裕心病,带着克服困难、坚决带领乡亲们走好共同富裕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决心回来了。

是的,所有的振兴都与阵痛相伴。特别是在土家族、苗族等少数民族混杂居住的何家岩村,阵痛尤为突出。何邦飞告诉我们,他回来首先解决了何家岩到菖蒲盖公路最后一公里路的问题。

也许是长期闭塞的生活方式,让乡亲们形

成了故步自封的思维模式,这模式要改变,难!所以,当乡村振兴的春风吹到这里,政府准备修建公路把梯田与菖蒲大草原连成一体,共同打造一条高端的旅游路线时,乡亲们有诸多意见。这段公路占用东家一块地、西家一方田,或者是一处废弃了的猪圈、牛圈,大家都死活不肯让出来。20 几户乡亲,各种借口,各种理由说着一个生硬的词——不同意!

刚回到家,何邦飞就得知了这一消息。在得到政府的同意后,他马不停蹄地召集大家开了火铺会。围坐在火铺上,面对土家人敬畏的山角,与大家拉起了家常。他了解到在这些人中,有些人是有顾虑,有些是想借此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,极少部分是故意为难。针对这些情况,何邦飞动之以情:一定会帮着大家向政府和各级各部门争取支持,解决好大家的合理诉求;如果确实想留着继续耕种的,他可以用自己的田土无偿交换。同时晓之以理:机遇抓在何家岩人自己手里,如果不积极支持发展,甚至从中阻碍,那就是给予孙后代“栽倒刺”。终于,乡亲们统一了思想,出工出力,施工队仅仅用五天时间,最后一公里路彻底接通。

作为党员,何邦飞清楚地知道,最后一公里沥青路的接通,意味着乡亲们对团结进步、

互助共赢等理念的认可,也意味着党群关系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障碍正在逐渐消除。

若是现在你走进何家岩古寨,你会发现,这里正进行着许多基础设施的修建和完善。游客中心、明德书院、咖啡屋、中高档民宿、梯田改造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尽管烈日炙烤,尽管大汗淋漓,大家所表现的热情胜过六月的艳阳。

二

我想,何家岩这篇散文诗的灵魂便是贡米了。

何家岩素有“贡米之乡”的美誉。早在明宗皇帝朱厚德时期,由十六世土司冉舜臣把花田米作为贡品进贡后,齐何二岩所产的稻米就被定为“世代进贡”之米。

贡米虽早已名声在外,可依然是养在深闺。直到现在,下秧、插秧、薅秧、除草、杀虫、施肥……花田人都很虔诚,像当初对待第一粒贡米一样,绝对无公害。照理说,秋收后定能卖个好价钱,可多年以来,贡米销售进度却慢得像蜗牛爬行。让这些养在深闺的宝贝成为品牌,走出花田,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,是花田迫在眉睫的事情。政府部门未雨绸缪,由龙头企业腾讯出资,中国农业大学出技术,由各级各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工作人员组成的

乡村振兴规划组工作全面铺开。何邦飞被任命为“共富乡村”法定代表人、职业经理人。花田,如虎添翼。

今年初,腾讯公司为村发展实验室适时推出“何家岩云稻米”小程序。许多富有诗意和浪漫情怀的产品:“带月荷锄归”“十里稻花香”……同时亮相。何邦飞带领乡亲们积极响应支持,或者亲自参与直播带货,或者帮忙策划产品宣传窗,或者转发朋友圈。遇到有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人,何邦飞就手把手地教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,产品很快一扫而空,来自全国各地的 5600 多名消费者分别认养了属于自己独有的“云上稻田”。在 150 天的贡米生长期中,腾讯公司把复杂的生产过程转化为数字场景,消费者通过小程序,既能在“云”上看到水稻生长的慢直播,还能获得农业知识科普特色体验。乡亲们在集体管理下,按照协议标准耕种稻田,稻米收获后统一加工、包装寄送至认养人。勤劳的花田人再也不愁贡米的销路。

一粒粒晶莹剔透的贡米,将带着花田人的质朴纯真,飞向全国各地,把贡米飘香的“最后一公里”有效地推向了诗和远方。

三

“云认养”初见成效,最高兴的莫过于何

邦飞。他告诉我们,以后的“云认养”不仅仅局限于认养一块田,还可以认养一头猪、一群鹅、一片玉米、一垄红薯等,让这里的农产品打开新销路。在交谈中,他多次强调:齐何二岩是他的家,这里的每一个乡亲都是他的家人。幼年丧父的何邦飞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他深深地感恩何家岩的父老乡亲。16 年前,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他就打算带领大家创造幸福生活,可是,由于当时大哥何邦高急需帮忙,他不得不离开家乡,想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的愿望便成了他一块心病。这几年,国家政策好,乡亲们的生活有很大程度改变,可是离富裕两字还有关键的“一公里”要走。

当我们谈到“共富乡村”时,何邦飞踌躇满志,信心十足。他告诉我们,共同富裕的“最后一公里”应该是人们的理念和思路。所以,在回到家乡的第一次何家岩村民大会上,他就明确提出——少有所学、壮有所业、老有所养。他号召乡亲们要重视教育,努力给青少年提供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;具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要积极参与到“共富乡村”的建设中来,不能袖手旁观,更不能好逸恶劳;对于自己有想法有规划的,他提供免费咨询并且把关,随时鼎力相助。他还筹资为村上 70 岁以上老人提供生活保障,让他们可以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。

我们边参观古寨边听何邦飞畅谈未来:对何家岩要进行整体长远规划,发展产业,发展经济;借助“明德书院”举办各种高规格讲座、论坛,提升乡亲们的生产生活品位,努力让这里的发展成为全重庆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一面旗帜。

何为成功、何为幸福?何为无私奉献、何为共富乡村?时间说了算!梯田,古寨,悬崖,菖蒲盖上的大草原说了算!

收获

黎年冰摄

第 996 期



老屋

□骆相彩

老屋是堂前那盘石磨
似乎还在耳畔嘎吱作响
那是父亲的声声叹息
它一圈一圈念叨着岁月寒暑
似水流年,石磨躺成一部家谱

老屋是那弯弯的牛角灶
锅里永远煮着平淡的日子
在锅碗瓢盆演绎的序曲中
母亲眉头频蹙,烟熏火燎地
谱写每天都重复的乐章

老屋是那方正的土火铺
四脚板凳执着地弓着背
家人们把沾满泥土的话题
扔进火坑里,然后
随手就掏出一个个滚烫的故事

我亲爱的老屋啊
是父亲吧嗒吧嗒的一锅旱烟
烟锅明灭,青烟几缕
话茬儿口水滴答地倾泻出来
一串串家长里短便不胫而走

老屋是那厚厚的岩水缸
经年累月,蹲坐屋角姿势不改
扁担在母亲肩上颤颤悠悠
于是,缸里常常满满当当
每一瓢,都是满盈盈的爱

献给左老师

□陈国华

小岗坪
你可能不熟悉
罗家花灯和左国太
你不可能没听说过

过宫渡滩
翻越刚井坨
小岗村罗家花灯就响起
跳出“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”

从黑白照片到彩照
用历史写满罗家花灯展览室的墙
各类陈列书籍、道具
诉说一位老师用执着
彰显师德为范

花灯队伍,演绎本土文化底蕴
把农闲和各种节日渲染
活跃农家大事小务氛围

居所旁,一亩缩版“世外桃源”
令人心旷神怡

三尺讲台,一截粉笔
课堂在村里
讲解乡村文化振兴

打破中国画的围墙

□戚玉龙

十多年过去了,吴冠中先生的遗言,还在警醒着世人。

记得他去世的时候,我正在图书馆的馆藏室里翻阅古籍。中国传统文化的围墙,早已让人警觉,我试图在古旧书堆里翻检遗留。也是在同一年,我写了《百年图书馆简史》,回顾藏书史,尽是惋惜!

吴老是一位具有争议的艺术大家,尤其是对中国画的探索之路。他在自己的文字中,道尽其中曲折。

20 世纪 80 年代,吴老提出了“中国画画墙终有一天会打破。”他谈及“笔墨等于零”,总是一副“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”的执念神情。这么一个常识性问题,没有几个人愿意接受和理解,更不要说是突破和突围了。

他说,“有不少人根本没有看我的全文,甚至没有看过我的文章就参加争论。我讲的是没有内容、没有精神的笔墨等于零。”

他强调,“我以前讲形式就是内容,今天讲笔墨等于零,是指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等于零。”

他就是这样提及“常识”的“是非之人”。

在龚滩写生期间,他试图用实践证明自己的理论,沿着乌江对景打草稿,也正

是石涛所言: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。我们可以很直观地感受笔墨语言,那种散发着时代气息,又链接着传统的笔墨气质,足够让我们在画面之中,理解千年龚滩的神韵。

有人说他画的龚滩是他的心像图,也可以这样理解,他用自己的笔墨赋予了龚滩古镇艺术气息,在我们时常见惯的场景里,提炼出古镇的“仙居”符号。

也正是这一提炼,将笔墨语言赋予了情感,赋予了全新的解读,让我们在如今的的老街上都能够感受到非同寻常的艺术气息,从而带动艺术家们前赴后继,追寻大师的足迹,来此写生,构成一种艺术景观。

其实,中国画的围墙,就是我们介于景象与心像的分水岭。吴老试图突破传统笔墨,打破这道围墙,给当代的艺术家“放眼世界”的视野。立足传统,放眼未来,中国画才有时代性,才会注入活力,才能够走出藩篱。

创新者总是惹是非,讲真话者更易惹是非。

吴老为了形式美的突破,为了讲中国画的围墙要打开口子,像当年鲁迅先生打开铁屋子,放他们出去是一样的心境。

毕竟,肩负重任者,必将会招惹是非。推陈出新,也是艺术的使命。

在龚滩写生的九幅画作中,有一种传承,是不可割裂的。笔墨语言上照应《石涛话语录》,形式上衔接西方绘画,构图上已经完成了他自身的突破:乌江,是传统长河,古镇是故土深情。这也就是他所说的“龚滩是唐街,是宋城,是爷爷奶奶的家”。

艺术的“粉本”是自然与心灵。西方艺术的发展,从十九世纪之后,艺术革命中的代表人物塞尚、马蒂斯等都是突破现实表象才走向艺术新境界。中国画的

在形式中寄托着生命理想与文化情怀。

吴老言谈中,可以感受得到那种祈愿,不止是他自身艺术的探索,更是期望中国画走向世界,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。他的笔墨语言,从龚滩写生的作品中,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。

在龚滩吴冠中纪念馆楼上,我时常坐在窗前对景遥想,那个水陆不便的年代,武陵山峡谷中,有位艺术家来此探索笔墨语言,从作品中尝试形式美的理论实践,在《老街》作品中,完成了他的全新笔墨。平面式构图中的点彩,具有形式美,更有生活细节,“风笋不断线”在这幅作品中得到印证。

吴老期望打破中国画的围墙,终于在这条峡谷中撕开了口子,走出三峡,走向世界。

吴老在龚滩的创作,值得如今的艺术家们深思。

